

岁神陨落事件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391976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391976>.

Rating:	Teen And Up Audiences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郊戡, Yin Jiao/Everyone, Yin Jiao/Yang Jian
Character:	殷郊, 杨戡, 哪吒, 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, Yang Jian Erlang Shen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28 Words: 6,408 Chapters: 1/2

岁神陨落事件

by [alemonfish](#)

Summary

传闻神三万年陨落，神格重入六道轮回，如若应劫成功，则可再回神位。
值年太岁殷郊封神千余年后，一朝重回人间道投胎转世。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，转眼又是千年，然其神格仍流落世间。

传闻神三万年陨落，神格重入六道轮回，如若应劫成功，则可再回神位。
值年太岁殷郊封神千余年后，一朝重回人间道投胎转世。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，转眼又是千年，然其神格仍流落世间。
一日，斗牛宫中忽现哪吒身影，未至大殿门前，便高声叫道：“杨戡杨戡！”
原是杨戡回来了。
百年前，清源妙道真君杨戡下界游历，今朝重返天庭，却未曾知会旁人，顾自于他那斗牛宫中静坐，一坐便是一整天。
哪吒看了直摇头，说你不能别成天这么坐着，闷都闷死了。
杨戡却不觉得这有甚么闷的，坐功入静，权当修心了。
又一日，杨戡与哪吒二人一同前往昆仑拜见师父，闲谈间，玉鼎真人同他说起修道，自然而然地，又提起殷郊轮回之事。
只听玉鼎轻叹：“神如若流落世间太久，其神格必会一天天减少，直至消散，彻底沦为一届凡人。”
杨戡不禁愕然。
万法因缘生，万法因缘灭。此为他初来昆仑之时的第一堂课。
从前，他知殷郊与人间因缘颇深，历劫自然是要久些的。缘起性空，因缘生果，不论其中过程如何曲折，他都坚信终有一日殷郊能平安归来，不料当中竟生出如此事端。
杨戡的指尖不自觉灼痛起来，心中亦是焦灼，迫切想为殷郊做些甚么，想问，却不知从何问起。
玉鼎看着他的眼睛，道：“就做你想做的去罢！”
就做你想做的去罢。
杨戡又开始静坐，哪吒又开始摇头，这回他没摇上多久，杨戡便收好行囊，准备要下界

去。

只要杨戬的屁股离开蒲团，哪吒便觉得甚好。他问，我能跟着去吗？杨戬道，可能会很久的。

哪吒一撇嘴，嘴里嘟囔，瞧你急的，我知道你要干甚么去。你知道要去哪里寻他吗？

杨戬摇摇头，面上仍是一副无喜无悲的模样。

“先随我去一趟西王母宫罢，我们去请天机镜。”

天机镜中，殷郊神格微弱，只闪现一瞬，便再也窥视不见。

哪吒仍不死心，盯了良久仍是未果，肩膀一塌，整个人泄了七分气去。

“殷郊……殷郊是不是快要消散了？杨戬，咱们还能寻着他吗？”

“能。”杨戬沉声道，语声坚定。

二人于世间兜兜转转寻觅多年，终于在一偏远小城之中寻得这一世殷郊肉身。

可是这人身上明明没有任何神格气息，杨戬是怎么确定一定及肯定他就是殷郊的？

哪吒疑惑挠头，问他，你开天眼了？杨戬摇头，说天眼能辨妖魔，探真伪，看不破凡人身份命数。

“总不会是因为长得像吧，你还记得他长甚么样子吗？”

杨戬想了想，不置可否。

“管他呢，反正是找到了，往后就交给你了。”

哪吒砸砸嘴，将杨戬往前推推，自认功成身退，原地遁了。

数年寻觅无果，如今殷郊近在咫尺，杨戬却手足无措起来。

总之，他将头发在脑后绾成一个髻，幻化出这个时代人的衣服，同这个时代的殷郊别别扭扭地搭讪，然后莫名其妙地熟识。

这一世的殷郊如同记忆中一般，生得高大、英俊，额中生一颗小痣，很久之前这里也曾有一只眼睛。杨戬抚摸着那颗痣，轻吻上去，殷郊眉间登时溢出点点金光，星星一般，迅速湮灭在黑暗中。

头几次，星光只有几颗，待到后来，已如烛火一般跳跃在他眉间。

第三十次，殷郊同他讲道：“阿晋，我最近总在做同一个梦。”

他人间游历时，每当被人问起名姓，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，便把“戬”字拆开来，常化名为“杨晋”。

杨戬应了一声，未去追问他梦的甚么。

良久，殷郊搂了搂他，继续说道：“你说我们俩从前有没有可能见过？哪怕是偶然间的一面。”

这让杨戬想起殷郊轮回的第二世。

那时候殷郊身上神力尚充沛，他凌空而立，开了天眼，一眼便能瞧见殷郊所在何处，心中欣然万分，又经百般忍耐，终是按捺不住下界见他。

集市人群熙攘，他装作过路人与其擦肩，猝然之间被人拉了一把，抬头堪堪对上殷郊的脸。殷郊将他全身上下打量个遍，困惑着说了同样的话。他心中警铃大作，生怕坏了殷郊的因果，忙不迭地挣脱逃了。从此往后，再不敢离他更近。

师父要他“做自己想做的”，他至今未能参透一二，犹如病入膏肓之人求医时，大夫常说的“该吃点啥吃点啥吧”一般，他不愿将殷郊对号入座，却不知自己能为殷郊做些甚么。

好在殷郊眉间星火愈发明亮，神格一天充实过一天。

那之后呢？任其流连世间，继续转世么？

殷郊到底想要的是甚么呢？

杨戬不知道。但他很喜欢殷郊口中的“我们俩”，听上去好像密不可分，尽管他们现在的身体正交叠，缠绕，的确是密不可分的。

第六十次，杨戬把手插进殷郊的头发里。殷郊的头发长了，好像自从同他认识，他就再也没有剪过头发。

殷郊吻吻他的手臂，说，阿晋，我也把头发留长吧。

杨戬不明所以，脑后发髻被一把揉开，长发铺了满身。

殷郊的头发更长了，有时懒得打理，向杨戬投去一个眼神，杨戬便自然地接过梳子为他梳头。

他的头发已长过肩，弯弯曲曲打着卷，平日在家随意扎成一个揪，披散着的时候便不能多

碰，不然随时有炸毛的风险。

两个人都不爱出门，殷郊休班在家，百无聊赖之中，总想着建设点甚么新的兴趣爱好。

一日梦醒，便听殷郊道：不然我去学个乐器罢！隔日便搬回家一架古琴。

他在网上自学，上手很快，不过几天便弹得有模有样，然后开始盛情邀请杨戩同他一起学。

二人相对而坐，殷郊正练习跪指，左手无名指按得又红又肿。杨戩忍不住帮他纠正位置，摆正手型。殷郊“哇”地叫了一声，说：“原来你会弹这个呀，小杨老师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呢？”

杨戩说只会一点点，殷郊笑说，一点也行，足够做我师父了。

杨戩听罢连连摆手：“不可不可！我如何做得了你师父？”

殷郊道：“你比我大不了多少，做我师父的确有点占便宜。嗯，不如做我师兄罢！”

杨戩哑然，他已太久未曾听殷郊如此叫他，恍惚间忆起当年他们在昆仑的日子。

殷郊初复生时记忆混乱，喜怒无常，不辨人事，旁人不能接近，虽拜在广成子门下，日常起居却仍留在玉泉山金霞洞。玉鼎子勒令哪吒杨戩好生照看着，哪吒是个坐不住的，常不见影踪，殿中便只余他二人。

广成子令他日日晨起练琴，睡前抄经以静心养性，殷郊充耳不闻，成日缩在床榻一角，双目时而空洞，时而愤怨，杨戩不知当如何接近他，便在旁默默陪着，殷郊要做甚么，只要不伤人伤己，便全都由着他。

一日，远方传来琴声袅袅，殷郊当即心绪大乱，呜咽着，大叫：母亲！母亲！手脚并用奔出门去，可天地间那还有半分母亲的踪影？

自那以后，他忽然转了性，不再颓唐，日日夜夜练起琴来。

殷郊自小学琴，琴艺本是不凡，但苦于常年征战，业已荒废良久。琴弦磨破了手指，五弦上鲜血淋漓，他浑然不觉，愈弹愈凶，不得已，杨戩只能施术缚住他双手，令他默念太上老君静心咒。

殷郊挣脱不开，忿而讽道：“仙长真是好道法哇！”杨戩自不会与他计较，在旁为他诵咒清心，一遍结束又是一遍。殷郊渐渐冷静，摩擦着手指伤处，第一次同他平心静气说话，讲起朝歌，讲起他的母亲，杨戩方才得知，他的那手好琴艺正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。

他与殷郊本是同宗，却非同门，殷郊一开始同他并不亲近，不愿意叫他师兄，待琴艺与法术精进后，偶尔也会这么叫他。每日清晨傍晚，杨戩陪他练琴抄经，直至一日，殷郊拉过他的手按在弦上，说，师兄，我可以教你。

琴声铮然，余韵悠长，至今未绝。

“师兄？”

殷郊又叫了几声，见他不应，便贴身上去，附在他耳畔黏黏糊糊唤他“杨晋师兄”。

杨戩回过神来，不禁失笑，冥冥之中竟觉得，或许这便是天意。

年关将至，殷郊生了场病。

头天晚上便低烧起来，他当是雪天受了风，当晚早早睡下了，第二天醒来，只觉得头重脚轻，整个人晕乎乎，好似喝了大酒。一量体温，39度2。

“我应该是阳了。”殷郊无奈扶额，“还每天坚持戴口罩、喷酒精呢，这病毒真是防不胜防。”

他浑身酸痛，晕得要命，坚持着给主任打电话请假，杨戩跳过来，在他眼前张牙舞爪，来回比划一个“七”，意思是让他请7天假，结果最终只批下来3天，说后面根据身体情况再定。

杨戩翻箱倒柜找药找了个寂寞，殷郊平时身体好得很，普通感冒随便扛扛也就过去了，哪里会存退烧药、止痛片这种东西，只能寄希望于发汗退热，仔细将他被角掖得严严实实。

殷郊忍不住感叹：“你这样好像我妈妈。”说罢，好像突然反应过来，眼睛一瞪，又说，“不对，你快出去！别跟我待在一块，会传染的。”

杨戩将冷毛巾叠成厚厚一块压在他脑门上：“无妨，我哪也不去。”

殷郊扁扁嘴，感动得好像要哭。

第二天夜里，殷郊烧得浑身发红，杨戩拿来湿毛巾给他物理降温，听到殷郊迷迷糊糊小声喊“母亲”，心中一痛，俯身抱住他，不知道是殷郊在发抖，还是自己在抖。

握着他冰凉的手，他说，没事的，会好起来的。

哪吒在旁表情扭曲：“你俩别整得跟对苦命鸳鸯似的行么？”

一个时辰前，哪吒还在灵山盘算今晚吃甚么，忽见身旁水汽凝结，杨戬化形而出。还未来得及同他打招呼，便听杨戬道，师叔给的仙丹你还剩下几颗？料想许是殷郊有性命之忧，于是忙不迭揣上玉葫芦随他一同赶来。

不想却只是发热。

哪吒指着杨戬，气得大叫，你怎么想的，杀鸡焉用牛刀？杨戬说，你不懂，网上都将这病说得甚是厉害。

他太知道这具凡胎肉身有多脆弱，寒刀利刃、大小病痛皆非其所能轻易承受。即便殷郊承受得住，他却是再承受不住了。

哪吒将玉葫芦递将过去，叹气道：“如今你倒不再执着于‘人神有别，互不相干’了。”

“顾不得那么多了。”杨戬低声道。

“那你这千余年来做出一副无欲无情的样子，又是何苦？”

杨戬一怔，不再做声。

好在服药过后，殷郊的烧便渐渐退了。

之后不知怎的又害了咳嗽病，人看着病恹恹的，不似之前那般精神。杨戬的心又开始收紧，不论从前或是现在，愈是在至亲人面前，殷郊愈是不愿报忧，逞强得很。于是他上网去查，见很多阳后一直咳嗽的都肺炎了，心中更是焦急，勒令殷郊去医院查血拍CT。

门诊排队看病的人很多，症状或重或轻，人人都焦虑，看诊的医生哑着嗓子一面安抚，一面为他们开单子。殷郊看得心里难过，叹道：“你看，众生皆苦，咱们何必过来给人家添麻烦？”

“怎么是添麻烦？”杨戬反驳道，“早些检查了便早些放心，总好过愈拖愈重，到时候住院了还得占人床位，岂不更麻烦？”

平日里难得听杨戬怼他，殷郊定定地看着他，“哎呀”一声，眼睛弯弯，望得人心里也亮堂堂。

他说：“师兄怎对我如此之好。”

不似询问，更似喟叹。

晚上，他们仍睡在一起，挤在那张一米五的小床上。

北方的冬天暖气开得足，殷郊没穿上衣，被子也没好好盖，杨戬触上他光裸的脊背，顺着背沟一路向下，殷郊受不得痒，耸了耸肩膀，身子仍保持着原方向。

不知为何，杨戬总觉得殷郊近来对他拘谨了许多，尤其在性事方面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亲热过了。

看来凡人真的不能病。杨戬心中不免泛起一些怅然。

他继续描着那块凸起来的肩胛骨，道：“你好像瘦了点。明天咱们做排骨吃罢。”

殷郊突然“哧哧”发起笑来：“为甚么，以形补形吗？”一面说，一面转身过来。

杨戬往中间凑了凑：“对呀，给这只小猪好好补一补。”

殷郊哼哼几声，“那你可真是对我太太太好了。”

他顿了顿，又问起白天那个问题，为甚么对他这么好？杨戬想了想，真的好生想了想，却没想到个所以然来，于是反问，我不该对你好吗？

“像你这么善良的人，对待小猫小狗也是很好的。”

“你又不是小猫小狗。”

殷郊瘪瘪嘴，眼睛眨巴眨巴，这双眼睛如同他为人一般，黑白分明，在这夜里分外澄澈明亮。杨戬心中一荡，凑近些过去，想要亲他，殷郊却将身子一缩，垂下头去搂他的腰，将整颗脑袋都埋到他的怀里。

杨戬揉揉他的头发，手下毛发柔软又毛躁，忽而觉得自己好像有猫了。

那夜之后，殷郊再没拒绝杨戬的吻，杨戬又能细细吻他。

第七十七次，金光渐渐显现出一个模糊的影子，形态好似飞鸟，杨戬顿悟，殷郊的神格就快要修补好了。

他心中自是欣喜，急唤来哪吒，将此事告知。哪吒绕着他转了两个圈，喜道：“太好了！如此一来，你便能早些回去了。”

杨戬应了一声，面色却黯下几分。

哪吒问道：“你不高兴吗？”

杨戩不语，哪吒也静默下来，往窗沿旁一坐，拍拍大腿，故作轻松道：“其实这样也挺好，殷郊早些历劫成功，便能够早些回去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杨戩点点头：“想来这便是当初师父要我做的事了。此番因果已了，自当不应继续搅扰他的命数，这道理我知道的。”因缘生果，此番下界，殷郊神格得以复原便是最好的果，如若继续留下，只怕再生祸端。

而于这一世的殷郊而言，与他不过是露水情缘，缘聚缘散，乃是再正常不过。

“只不过……”不过是事出突然，他还未能做好离去的准备罢了。

哪吒知他难舍，狠心道：“还有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。殷郊现已是凡人，你若实在难办，离开之前清了他的记忆去便是。”

杨戩猛地抬眸，神情错愕，便听哪吒解释道：“虽残忍了些，但确是个办法。他若一朝再入轮回，这些记忆横竖都是带不走的，你不必……”

后面的话听不清了，即便听见也记不得了，他脑中轰鸣阵阵，口中喃喃道：“从前便是如此，千年过去亦是这般。”

殷郊并非第一次失忆，当年离开昆仑后他受人所害，忘尽山上的人和事，而千年之后，竟要他亲自动手，实是天大的讽刺，天大的荒谬。

难道这便是天命？天道难违，容不得殷郊心中有他。

难道殷郊同他真的一开始便是错的吗？

思及此处，杨戩心中苦痛，面目之上难掩凄然，身子竟有些立不稳。

也罢！也罢……只要他能活着。于天地，于世间，好好活着。

他定下心神，道：“容我想想。神格尚未修补好，至少……至少先过了这年罢。”

哪吒轻叹一声，坐在窗子旁晃脚，二人相顾无言。

“过年怎么了？”

殷郊忽而踱步过来，二人皆是一惊。

“晋，在这傻站着干嘛呢？”

哪吒整个人僵在原地，动也不敢动，甚至屏住了呼吸，见殷郊神色如常，视线未曾在他身上停留，堪堪松下一口气来，庆幸得亏这次是用灵体来的。

“吃饭了。”

一荤两素，再配一碗大米饭，哪吒趁人不注意跟着蹭了根鸡翅，末了嘬着手指，心想，杨戩不舍得走果然是有原因的，这也太好吃了。

疫情后的第一个年，车票异常难抢，殷郊没抢到年前回家的火车票，心中甚是懊恼，往家里去了通电话，没说几句便被草草挂断了。

“我爸说不用回了，让我把病养利索，省得回去传染给他。”

他表情尴尬，尴尬中又有几分习以为常。

这一世他们父子关系依旧微妙，而关于母亲，殷郊不常提起，杨戩只知她去得早，父亲独自将他抚养长大，未曾续弦。父亲不亲，母亲早逝，仿佛是他永世逃脱不了的命格。

除夕当晚，俩人早早做好饭，就着热气腾腾的饺子看春晚。

今年的春晚依旧无聊透顶，饶是杨戩亦提不起多少兴趣。过了十点，殷郊便困得瞌睡连连，平时玩手机能熬到下两点的人，真要熬夜了反倒熬不住。杨戩要他回屋先睡一会，等零点再叫他，他不干，拿了个抱枕，枕去了杨戩的大腿上。

殷郊的头发又长长了些，扎起来弯弯曲曲的，卷成一坨，好像一截兔子尾巴。杨戩将那发髻散开，用指腹一下一下为他按摩脑袋。

“拿五经。”殷郊笑言，手指做出个“拿”的动作，“以前我妈妈也喜欢这样。”

他们还在昆仑以师兄弟相称之时，时常去玉泉山后崖顶清修，殷郊完成当日课业，便会如这般枕在他的腿上。

“记得儿时学琴累了，也像这样赖在母亲身上，母亲头发很长很长，扫在脸上柔柔痒痒的，好舒服。”

他的长发淌在殷郊的手心里，殷郊伸展着脖颈，在他面前如幼孩一般毫无防备之心，颈上那圈红痕狰狞刺目，他总忍不住去触、去看，却又不忍多看。

“师兄。”殷郊的手缓缓攀上他的脸庞，他不得不又望回去，便见殷郊眶中含了一层薄泪。

每每讲起母亲，殷郊总是如此，语气欣快，心下戚然。他还如此年轻，尚未学会藏住心事，讲到深处，眼尾一垂便要落下泪来。

他问：“师兄为何待我这般好？”

是了，是了，从前殷郊便总爱这么问，原因为何杨戩却从未细想过，仿佛生来就该对他这般好。

旁人道他性子恬淡似水，最适宜修行，而殷郊口中的母亲慈爱包容，温柔贤德，不知他的好是否让他忆起母亲，忆起对朝歌的眷恋与温情，以致后来被申公豹扔进汞池，洗去记忆，重新成为商汤的棋子，最锋利的那把剑。

战场上他们刀剑相向，三尖两刃刀抵住殷郊的脖颈，抵在那条蜿蜒狰狞的红痕上。他望着杨戩，眼尾微垂，伸手攀住他的手臂，杨戩心念微动，刀刃微微卸劲，下一刻，殷郊便挣脱了桎梏，以指作剑，直向他面门袭来。

这双手从前与他日夜温存，现在却只想取他的性命。那时杨戩便明白，他们之间的情爱因缘已被汞池洗净了去，殷郊再无可能想起分毫，这段前尘往事里只余他一人，成为他一人的秘密。

三千年来，他心中守着这个秘密，在天上与殷郊兄友弟恭，克己复礼，不再奢望更多。而当下，殷郊正枕着他的腿，小动物一般蜷在他身畔。

繁华三千，不及一人。

杨戩来回抚着那道并不存在的红痕，陡然之间，心中竟生出贪念，如若可以，真想将甚么“因果道法”通通抛之脑后！只要他不再吻他，便能与眼前这个殷郊相伴，哪怕只有一世，一世也是极好。

如若可以。

如若可以。

零时将至，殷郊忙着拨视频给家人拜年。殷爸正在邻居家串门，许是喝了点酒，脸颊微红，镜头一转，一大家子都同殷郊打招呼，热热闹闹的，再一转，人已经进了家门。

除去门上的福字，家里没有特别为过年做甚么布置。殷郊凑近手机大声道：“爸！我去年买的那些灯笼还在吗？明天在客厅挂两只吧，看着喜庆点。”

殷爸应了一声，将镜头对准一只相框：“给你妈拜年。”

杨戩本躲在镜头外，冷不丁被人一把薅来入了镜，殷郊祝他爸健康平安，永远不阳，殷爸笑了笑，说行，爸也祝你们两个一切顺利，别再阳了。

原来他们父子之间并不像他想象中那般疏离，挂断视频后，殷郊道他：“老头就是性格有些古板，人还是不错的，对吧？”

杨戩重重点头，心中顿感欣慰。

钟声响起，新年已到，殷郊看上去甚是高兴，掰过杨戩的身子，拉着他的手，同他郑重说道：“师兄，我二十六岁了。”

恍然间，杨戩忆起朝歌的风，昆仑的雪，忆起穿行在那风雪之中，一张更为稚嫩的面庞。他们生得的确很像，他几乎全然将他当作从前昆仑山上的殷郊了。可他的额头中间近眉心之处凭空生着一颗小痣，而那里本该藏着一只眼睛；脖颈的皮肤亦过于平整，那里应当刻着一圈怎么也消不去的狰狞红痕。

殷郊当年乘风而来，本该泛月而归，却被永远留在了商汤大地，死时不过二十。倘若自己只顾贪恋这一时的温存，那么殷郊，他的小师弟，又该何时才能归来？

杨戩捧起那张脸，决然吻上那颗痣。第八十一次，光芒顿时四溢，点点金光逐一凝聚成形，正是一只金色玄鸟。

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至此，这只殷商最后的玄鸟终于不再残缺。

杨戩笑起来，笑出泪来，只叹天道无情。他一把搂住殷郊，双腿缠去他的腰上，殷郊将他抱起，如同往常一般，他们一路激吻，身子又一次交叠，缠绕。

天道无情人有情，如若可以，请让今夜无休无止，如若可以，请让他们纠缠不休。

天色将明未明，殷郊仍在熟睡，杨戩为他顺了顺两边额发，末了又吻了吻他，准备起身。

殷郊呼吸一顿，忽而醒来。

“师兄。”他叫道。

杨戩应了一声，“做梦了？”

“嗯，做了个梦。”

杨戩忽然很想问他那是甚么梦，喏喏良久，终是没有问出口。

“睡吧。”

殷郊抓住他的手，攥紧着，依言合上眼睛。他的手掌上有一层薄茧，伸出另一只食指，向殷郊额间触去。
指尖灼痛，那颗额间痣旁登时泛起水波涟涟。
“就当是做了场梦。”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